



蝴蝶 杀人事件

〔日〕横沟正史 著
王维幸 译



蝴蝶

杀人事件

〔日〕横沟正史 著
王维幸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蝴蝶杀人事件 / [日] 横沟正史著, 王维幸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 1

ISBN 978-7-5442-7464-7

I. ①蝴… II. ①横…②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863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109

CHOUCHOU SATSUJIN JIKEN

by SEISHI YOKOMIZO

©Seishi YOKOMIZO 1973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3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DAIKOU 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蝴蝶杀人事件

[日] 横沟正史 著

王维幸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王 雪 黄莉辉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 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2千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464-7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蝴蝶杀人事件 /1

蜘蛛与百合 /189

玫瑰与郁金香 /227

蝴蝶杀人事件

序曲

故事发生于某年春天的一个下午。由于心血来潮，我去拜访了家住国立的由利先生。

由利先生本住在曲町，战争伊始他却毅然把曲町的房子托付给别人，自己一溜烟地搬去了国立。当时我还嗤笑先生是缩头乌龟，可在后来的轮番空袭中，一度嗤笑过别人的我千防备万防备，房子还是三度被烧毁，胆小谨慎搬至郊外的由利先生留在曲町的房子却免于兵火。所以说，这个世道可真的是太具讽刺意味。

当房子三度被烧毁，最终变成一个穷光蛋的时候，我这个曾嗤笑过别人之人已羞于见先生了。先生却只是平静地笑了笑，反倒鼓励我：“没事，这样也不坏。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迟早还会东山再起。虽然你自己意识不到，不过这种自信你还是有的。像我这样的老人，正是因为缺少这一点，才会变得胆小如鼠。也就是说，或许胆子变小即是步入老年的一种征兆。”

接着，先生又让夫人给我找了一件合身的衣服。不仅如此，停战后，

他还特意联系曲町房子里的住户，让其把二楼的一个房间让给我住。因此，作为一名战争难民，我才拥有了优厚的条件，如此一来，曾经讥讽先生是缩头乌龟的我就越发感到惭愧了。

当日我赴先生在国立的住宅造访时，先生正与年轻的夫人一道，专心地在甘薯畦里育苗。一见到我，先生立刻洗了手，走进书房。

“好久不见。后来怎么样了，你们那报纸……”先生微笑着迎接我。他顶着一头飘逸的银发，黝黑的脸上依然挂着亲切的笑容。

“还那样呗。”

“我前些天还跟我老婆说起来呢，最近的报纸版面少，刑事案件似乎也不受关注，所以三津木俊助肯定都快闲疯了吧。”说着，先生平静地笑了起来。

“哪有的事。我现在往报社里一坐就全是活儿。先别管我了，先生怎么样？”

“我？”

“先生难道不怀念曲町的房子吗？您总不会一辈子都这么在乡下种甘薯吧？”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此事，就趁机问了一句，结果先生抚着他那飘逸的银发爽朗地笑了起来。

“你小子，乡下可残酷多了。你还别说，就这样都还算是正儿八经的文化城市呢。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事……”先生稍稍板起脸来，“若是有什么离奇案子，我倒也想参与参与，可眼下不行。”

“不行？”

“在这样的年代里，就算发生了凶杀案，也不可能是那种经过精心策划的犯罪。现在所有人都慌了神，就连犯罪也没闲工夫去琢磨了。并

且，即便是凶杀案，也只有在那种社会秩序有保障、人民生命被尊重的背景下才会有人去干，在目前这种人命一分钱都不值的时代里……你说对吧？”

“那么，以前那种出现有计划的凶杀案的时代，也就是曾经让先生大展身手的时代，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经我这么一调侃，先生严肃地答道：“那当然是好喽。有计划犯罪的发生，本身就是社会秩序得到保障的证据。即便以凶杀案为例，如果人人都可以滥杀无辜、草菅人命，还有谁肯大费周折地去制订详尽计划呢？随着社会的进步，生命受尊重的几率会加大。生命越是受尊重，对谋杀的惩罚就越严厉。正是因为要逃脱这种惩罚，凶手才会制订阴险而又复杂的计划，不是吗？”

“照这么说，犯罪越是有计划，计谋越是巧妙，社会就越是进步了？”

“嗯，差不多吧。至少在绝对没有犯罪的理想时代到来之前是这样。”

“这种时代目前看来是没希望了，不过，今后的日本又会如何呢？先生所谓的这种意义上的进步时代会到来吗？”

“会。像这种人命不值钱的时代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每一个生命比以前更受尊重的时代肯定会到来。”

“同时，阴险而又有预谋的杀人犯也会出现……那么我们反倒要祈祷这些人出现的时代到来，是吗？”

“是这样的。哈哈，虽然这话听上去有点别扭。”

通过以上的对话，我想各位已经猜出来了，由利先生以前在犯罪调查方面并非等闲之辈。不过，先生并不是一名职业侦探，他位于曲町三番地的住宅正门口也并未悬挂“私家侦探”之类的粗陋招牌。

然而，先生的名气却是世人皆知，各式各样的案子被一件接一件地

送到他的宅子里。然后先生便精挑细选，从中选出那些符合自己口味的案子，再出马调查。由于我是记者，消息比较灵通，率先打探到一些案子的时候也经常会把先生拽上。但凡先生出马，我肯定要和他做搭档。即，我便是夏洛克·福尔摩斯身边的华生。倘若不把这些情况告诉大家，大家就无法明白我那日造访由利先生的缘由。

经过了短暂的沉默之后，我道明来意。“其实，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什么事？”

其实……所提起的事情是这样的：

我曾与由利先生一起调查过一些案件，大概有人仍记得这些事，最近便有一家出版社向我约稿，问我能不能把此前参与过的一些案子写成小说。

说实话，我最近过得着实拮据。光靠报社的那点薪水根本无法度日。可是，至于我为什么二话不说就应允了出版社的请求，倒也不全是因为金钱，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家出版社的老板是这样对我说的：“以前的日本人总缺少理性，缺少理性思考的习惯，连那些轻松的读物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一些更富于说理性的小说。而说到说理性的小说，首先就是侦探小说了，当然这也是我的主要来意，因此我们想在侦探小说上多下点功夫，在这一点上，务请先生多多帮忙……”

经他这么一说，我也深有同感。侦探小说在启蒙大众方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于是我顿时就来了精神。

可是，写东西与徒有一腔热情根本不是一码事，等我下笔后才发现实在是太难了。即便有材料，也不可能像新闻报道那样写。还有一点也困扰着我，由于空袭，以前的笔记全都被烧毁了。那日我拜访由利先生，

除了想取得先生的谅解外，还因为我觉得先生手上可能还留有一些以前的记录。

“原来如此。”先生听后当即点头，“那你一定得写。我是根本不会在意的。只要你不过分夸张、胡诌八扯就行……”

“这个我会注意的。我会尽量照实写……”

“那，如果真要写，你打算从哪个案子着手呢？”

“蝴蝶杀人事件——我想先写写这个，您看怎么样？”

说完，我忐忑不安地注视着先生。先生先是默默地思考了一会儿，忽地离开了座位。完了，先生生气了，我正担心时，先生却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镰仓雕漆的文卷匣，返回座位。

“说起来，三津木，我最近整理旧书时发现了一件好东西呢。你大概还记得吧。你看，就是这个。”

说着，先生从文卷匣内取出一样东西，似乎是一张从杂志的卷首插图中剪下来的照片。我一打眼，顿时无比激动。

照片上是一名潇洒的青年绅士，身穿一件下摆开衩的长礼服，头戴礼帽，腋下夹着一根气派的拐杖，脸上犹如被孩子搞了恶作剧一样，用蓝色铅笔画上了眼镜和围巾。我当然记得。不，岂止是记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照片上的人。正是这位意气风发的青年绅士，才给我后面要写的故事投下了一抹难以言状的异常氛围和色彩。

“这家伙精着呢，是吧，三津木？他可是个机灵鬼。就因为这小子，连我都差点栽了呢。三津木，用得着的话，你就把这张照片也拿走吧。然后把我差点让他钻了空子的过程也写一写。”

说完，先生爽朗地笑了起来，我悬着的一颗心这才终于落地。

“先生，可以写？”

“当然可以。若要说有计划地杀人，这可谓是最好的例子了。虽然多少会戳到我的一些痛处，不过没事，我忍忍就是。”

“那可太感谢了。有了您的允许，我就有干劲了。对了，先生，我还有一件麻烦事。”

“麻烦事？”

“呃……就是，我们参与这个案子时已经是很晚的事了，对吧？当然，从那时开始写倒也没什么。可如此一来，就需要浪费很多笔墨介绍以前的情况，更麻烦的是，由于空袭，当时的笔记全烧光了……”

先生未等我把话说完就在文卷匣里翻找起来，不久他便取出一样东西——一本旧日记簿。“三津木，这儿正好有一样好东西你能用得上。想必你也记得吧。这是樱女士的经纪人土屋恭三的日记，大概是我当时借来阅读后忘了还给他，前些天整理文件时才翻出来。你看看这个，估计就能弄清案件的详细过程了。如果可以，开头部分你也可以直接借用这个日记。没事，土屋是不会介意的。”

至此，我对先生那“胆小如鼠”的逃离行为越发怀有敬意了。当然，我也记得这本日记。正是因为有了它，我们当时才获得了不知多少帮助。而且，先生也正是从土屋无意间记下来的那些琐碎事情中，发现了解开案件之谜的重要线索。

当日，先生和夫人邀我一起吃晚饭，我谢绝了，于三点左右辞别了先生家。

“哎呀，这怎么行，都这么久没见面了，本来想好好请你吃顿饭呢，怎么，你怕时间晚了，路上有危险？如果是那样，住下来也行。”年轻的夫人埋怨着。

不过，先生倒没有刻意挽留，而是说道：“那好吧。三津木说从今晚

起就要开始干活了，那我们就……他是要写小说的。”

“写小说？”夫人眨着美丽的眼睛，“哇，太棒了，要写什么小说？”

“三津木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横竖不外乎是桃色情爱小说。”

“哟，那可不好。三津木先生，那种低级趣味的东西我看你还是赶紧收手吧。比起这个来，我看还是写点更富有智慧的……对了，你干脆写点侦探小说吧。”

我与先生不由得相视一笑。

于是，我依照着从先生那儿借来的照片和日记，当晚就写了起来，即我接下来要呈现给各位的这个故事。写小说并不是我的强项，所以目前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能写成什么样。不过，故事的趣味性我还是敢保证的，而且，我也会尽量客观公正地写。我一定会把破获本案的由利先生所获得的解谜关键证据毫不保留地展现在各位面前。如果各位具有慧眼，就能与由利先生同时揪出凶手。

另外，关于故事的开头部分，我决定尊重由利先生的意见，暂且借用一下声学家原樱女士的经纪人土屋恭三先生的日记。因而，以下数章的讲述者不再是我三津木俊助，而是土屋恭三。还有一点需要补充一下，本案发生的时间是昭和十二年的秋天。那么，接下来我们终于要揭开蝴蝶杀人事件的第一幕了。

第一章 低音大提琴

十月二十日。

今天是倒霉日，是土屋恭三五十年来最倒霉的一天。

翻开今天大阪的晚报，每份报纸都在用诸如“世界级女高音”、“世界级蝴蝶夫人”、“国宝级存在”等夸张的字眼报道着原樱之死。

从那女人年轻时起，我就对她知根知底，并与她十分亲密。可我并未觉得原樱如媒体所标榜的那样是一名伟大的女性。即使那女人被杀，我也不认为会给乐坛造成重大损失。

现在那女人死了，被抛下的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对于我来说，那女人完全就是肆意妄为的主人、反复无常的保护者，更是让我心力交瘁的雇主。可正因为她是那种反复无常的女人，所以才未把我这个既没什么本事还屡屡做出蠢事的人给炒掉，一直都雇我做她的经纪人。那女人颇有一种想当大姐大的虚荣心，只要我抓住她的这个弱点苦苦哀求，一般的错误她都会放过我。在老狐狸如云的乐坛当中，除了她，还有谁肯上这种只能骗骗小孩子把戏的当呢？

失去了这样一位保护者，我今后该如何生活呢？都五十岁的人了，却连个乳臭未干初出茅庐的歌手的经纪人都还不是。就算我肯忍辱负重，又有谁会雇用我这个声名狼藉的无能经纪人呢？尽管曾屡屡在背地里咒骂她，可现在想来，原樱这女人还真是一个难得的主人。

倒霉日，倒霉日！今后的我该怎么办！

这样的牢骚话一辈子也写不到头。土屋恭三啊，你必须冷静再冷静，必须要把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弄清楚。

可是，说归说，真要查起来的时候我却一点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原樱究竟是在哪里被杀的，又为何被杀？我完全是一头雾水。我只知道这绝非一件寻常的杀人案，凶手肯定是像我这种头脑单纯的人做梦都不会想到的阴险狡诈之人。

没错！正因如此，我才更得把这案子详细地记下来。把我的所见、所闻或者是所了解的事实全都堆砌起来，说不定能从中发现凶手的线索。即便是像我这样头脑简单的人，说不定也能抓住凶手的马脚。鉴于此，我才开始了记录。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动起笔来，大脑却乱成了一团，不知该从何处下笔。事情原本就是从川田嚷嚷着说低音大提琴不见了的时候开始的……等等，若是从这里写起，事情就更混乱了。看来这事还得从这次大阪公演的开端写才行。

原樱歌剧团结束为期三天的东京公演是在十月十八日晚上。演出剧目是《蝴蝶夫人》，公演获得了超乎预想的成功。至于成功的原因，樱似乎自负地以为是自己的人气使然，其实不是。在日本大众也开始懂得欣赏歌剧这一事物的时期里，此次成功其实是有真正原因的。这种情况从去年秋天演《茶花女》起就被预料到了。若从人气这一点来说，比起樱

来，樱的徒弟、年轻貌美的女低音相良千惠子更有人气。并且，这出剧中的平克尔顿由小野龙彦扮演。小野龙彦虽然演技未臻成熟，可他是公认的天下第一美声美男。其实人气全都汇聚到了这二人身上。

不过，这些全都无所谓。东京公演结束后，剧团马不停蹄，紧接着就要在大阪的中之岛礼堂举行公演。

大阪公演是十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为期两天。与东京公演只隔了一天，所以身为经纪人的我的忙碌可想而知。我连东京公演的最后一场都来不及好好看上一眼，十月十八日晚上就乘坐火车从东京先行出发，和我乘坐同一趟火车的是扮演山鸟公爵的男中音志贺笛人。此人称有点事要到神户去办，所以得比其他人提前动身。

按照计划，结束了东京公演的一行人将乘坐十九日晚上的火车从东京动身，只有原樱一人乘坐十九日上午十点的火车从东京出发。她的理由是坐晚上的火车睡不着，那样就会影响次日的公演，而这似乎就是出事的原因。假如樱是跟其他人一起从东京动身，这种事情恐怕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樱也并非独自一人，她的丈夫原聪一郎先生和徒弟相良千惠子是要与她同行的。至少，提前一天动身的我由于预计三人会一起到大阪，就在D酒店给他们预订了房间。可谁承想……唉，算了算了，这件事还是先放到后面再写吧。

先说说我自己。

昨日早上在大阪火车站与直达三宫的志贺笛人分开后，我一整天都忙得不可开交。首先是赶赴D酒店检查了一下原樱夫妇要入住的房间。毕竟樱女士是剧团的当家花旦，一旦稍有差池肯定会令她震怒。

然后我又赶赴N宾馆，这里是其他人入住的地方。由于这两处都已提前打电话订好，所以日程安排上并无差错。就这样，当一行人的住处

全安排妥当之后，剩下的就是会场、报社、广播局还有我的主人樱的赞助商了。一整天我一直都在大阪东奔西走，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是火爆的场面，据说两天公演的预售票早已售罄。还有评论说光是 A 商会 B 商店赠送的花环恐怕就会把会场淹没。我的心情简直是爽透了。

可正是这样才坏了事。

我这人从来都是这样，一旦得意忘形掉进幸福的酒窖里，事后必会遭受沉重打击。巨大的灾难性报应总是会为我的得意忘形买单。俗话说祸福相倚，我五十年的人生完全应验了这句俗语。而且还总是祸比天大，福比纸薄，让我实在是吃不消。所以最近我每每告诫自己，逢事千万不可得意忘形，可昨日我一不留神还是把这一戒条给忘记了。结果遭到了报应，尝到了苦果。

昨天让我得意忘形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该转的地方我都转过来了，该打照面的地方也全打过了，傍晚我便去见了一个在报社上班的老朋友 S。S 和我以前是同吃一锅饭的好友，可这家伙半道上却忽然来了个大转弯，跳槽到大阪的一家报社，现在已经混得有头有脸。

久未谋面的 S 拉我去喝两杯，结果就把我拉到了北新地。S 在这一带似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眨眼间就噙噙喳喳地围上来五六名年轻貌美的艺伎。男人无论活到多大年纪大概都不会嫌弃女人。尤其是我，见到女人就忘乎所以，为这事以前不知栽过多少跟头。昨天晚上，围着我的可都是些撩人的大阪艺伎，左一口情郎右一口哥哥的，撩得我心花怒放。我喝得兴高采烈，结果导致了严重错误——我忘记去迎接樱女士。

按计划，樱女士应于八点抵达大阪火车站。身为经纪人的我必须到站台恭恭敬敬地迎接，并逐一汇报当地的情况，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可